

峨眉忆游

毕庶春

我儿时就听到峨眉山的名字，京剧《白蛇传》中那位修炼于峨眉、后又拼死盗取仙草的白娘子真叫人感动，她同许仙生生死死而不渝的爱情故事，只使人觉得她美丽、贤惠，可爱可敬，哪里还记得她是异类？爱屋及乌，由此，使我对峨眉充满了神秘和美感。

上学识字之后，我读过李白等大诗人的诗歌，同时，又听到“峨眉天下秀”之说，于是，油然而对峨眉心向往之。

其实，我对峨眉这座名山，虽说钟情已久，但总觉得它秀丽而神奇，似乎可望而不可即。而今，当日游山的情景，虽然已过去二十年了，但回忆起来，仍令人兴奋不已。

秋高气爽，我独自一人，信步越过伏虎寺、纯阳殿，迤迤而至清音阁。那清音阁是一间古色古香的亭阁，飞檐黄瓦，流金溢彩，挺拔而典雅。站在阁上，放眼望去，高树环合，一片浓绿；侧耳倾听，时闻鸟声嚶嚶，流水淙淙，清幽宜人。

阁前，一座玉带桥。桥的两侧，曲径通幽；桥下，巨石磊磊。一石赭色，圆润瑰奇，大可半屋，当流横卧，人们都称之为“牛肝石”。石红水白，和谐雅致。“牛肝石”是中

流砥柱，正当两水会合之处，它激起阵阵水雾，激起阵阵水声，与叮叮咚咚的溪水相应，听起来，犹如铿锵悦耳的江南丝竹乐声。“牛肝石”的西侧是黑龙江，东侧是白龙江，二水自峨眉白云深处弯弯曲曲奔流而来。

清音阁的三字匾额出自康熙御笔。那么，为什么要命名为“清音阁”呢？原来“清音”二字源于西晋太康年间的“三张二陆两潘一左”中的左思。左思《招隐》诗云：“非必丝与竹，山水有清音。”你听，这清音阁四周水鸣鸟语，美妙动听，不绝于耳，这天籁之美，难道不远远胜过于江南丝竹吗？“清音阁”三字，不正是对眼前景物的点睛之笔吗？观匾、赏景、聆音，你会深切地感受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合一。

从清音阁溯黑龙江小溪上行，走过九曲桥、一线天，拾级而上，就来到洪椿坪了。

一路上，草丛中时时有青蛙、小蟹子来逗你，但它们都是机灵鬼，很难逮到。

洪椿坪，这个名字，使我一下子就想到道家的道观。洪者，大也。洪椿，即大椿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说：“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

千岁为春,八千岁为秋”。大椿是道家最崇拜的灵物,它生活一年,等于人世上三万二千年,所以,道士都喜好以椿为名。当然,道士不同于和尚,道士与俗人一样,有姓有名,而和尚则只有法号,而无俗姓,因为和尚都随释迦牟尼佛姓“释”氏。

洪椿坪,其实是山崖上的一片坪坝。一座寺庙,依山而建,庙前数米之外,就是刀砍斧截一般的峭崖。崖畔,大可数人合抱的松柏,约有十余株,棵棵昂首天外,伟岸峭拔。树下,磐石磊磊。我想,这些大松柏,大概就是所谓的“洪椿”吧。“洪椿坪”的得名,当由此而来。道家名著《云笈七签》(卷二十七)中赫然将峨眉列为三十六小洞天的第七洞天。本来应为道观的,现在反变成寺庙了。我听说,佛、道两家为争此名山,曾告御状。看来,最终还是佛家得胜。

暮色苍茫之中,我站在庙前,抚松盘桓,放眼眺望,令人为之神旺。耳畔,忽然传来《松花江上》的歌声。此时,我这东北的游子,面对着巨松大壑,思乡之情,油然而生。我记得,当年抗战最艰苦的时期,蒋介石先生曾下榻于洪椿坪,休憩于峨眉。不知道蒋先生,是否也曾像我这样扶松眺望,是否也曾像我这样闻歌感慨?如今,山石松柏依旧,而蒋先生安在?

当夜,我下榻在寺院正殿的二楼。

酣睡中,我忽然被惊醒,阵阵乐声袭来,悠扬起伏,美妙动听。我不由自主地披衣察看。这是一座天井式的殿堂,我扶着二楼“口”字形的围栏,向发出乐声的大殿俯瞰。大殿上,香烟缭绕,红烛高烧,老老少少,胖胖瘦瘦,二三十位僧人,身披袈裟,双手合十,挺身肃立。或击磬,或敲钹,撞钟擂鼓,唱诵佛经,一人倡,众人应,声音舒缓抑扬,浑厚婉转。那悦耳的旋律,随着那袅袅青烟,弥漫着整个殿堂,直沁人心脾。

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如此庄重的诵经场

面,真的陶醉了。我中华民族如此博大宏伟的传统文化,的确具有净化心灵,移人性情的作用。

佛院诵经的早课不知不觉已经结束。我看了一下手表,啊,才过凌晨四点,窗外仍苍茫深沉,曙色未开。

我睡意全无。于是,离开房间,开始登山。

拂晓,我迎着熹微的曙色,沿着九十九道拐,独自向九老洞方向攀登。周围不时传来啾啾的鸟鸣声,前面的九老峰,似乎一改白天的温润,那样冷漠无情,森然矗立,黑黝黝一片。四顾无人,但闻空谷足音,真令人毛骨悚然。我犹豫了,很想再退回洪椿坪佛院,但顾及脸面,还是大着胆子,紧紧握着纯阳殿老道长赠送的硬木杖,快步向前。

天色渐亮,仙峰寺已遥遥在望。近处,树丛中的茶亭,亭中透过雾霭依依袅袅的炊烟,都历历可见。忽然,身边的林中发出一阵“咔嚓咔嚓”的响声、急促的鸟叫声,但又察无踪影,绝不见人。走近茶亭,亭中传来一阵嬉笑声。原来,在我刚刚走过的山路上,一群乖巧的猴子正在对三个游客“恶作剧”——“拦路抢劫”。大猴子居中,小猴子占领两厢;尊卑有别,长幼有序;大猴子翻检包裹,边检边吃,丝毫不讲王者风度;小猴子,则尾随其后,查缺补漏,凡大猴子掉在地上的,都“颗粒归仓”,丝毫不浪费。搜检到山穷水尽之时,大、小猴子哄然散去。“拦路抢劫”,即宣告结束。难怪大家嬉笑,这可是罕见的情景。

我在茶亭袖手作壁上观,暗自庆幸。后来,那三个被“拦路抢劫”的游客惊魂稍定,也慢慢走进茶亭。于是,我们才知道,他们是四川安县医院的院长、夫人和孩子。

其实,早在登峨眉之前,朋友就告诉我说,猴子、云海和佛光是峨眉山的三大吉祥

物，难得一见的。猴子无非是想打点“秋风”，沾点光，上山时，稍微准备点蚕豆、花生米作“见面礼”，就可以了。不过，“见面礼”一定要握在手里，千万别放在包里，而且，见了猴子，要向身后一点一点地撒才好。猴子决不会和人为难。其实，在峨眉山，猴子和游客一起拍照，彼此融洽亲近的情景，比比皆是。当然，害怕猴子的人除外。

当时，我坐在茶亭里犯难：上山时买的“见面礼”，早已被自己享用了。眼下，也无处再买，要想继续往前走，心里未免胆怯。惟一的办法，就是等，等人聚多了，势力大了，再往前走。好，等来了四五个重庆的小伙子。重庆人豪爽、义气，于是，我们结伴前行。

遇仙寺就在我们的头上方了。“山从人面起，云傍马头生”，李白的这两句诗，我在登峨眉时确实有了亲身感受。我们手脚并用地向遇仙寺攀登。忽然，石阶两侧来了十几只大马猴，豪不客气地向气喘吁吁的游客伸出了“小手”。我按照朋友教给的办法，向它们拍拍手，做出无奈的样子，表示道歉，但猴子很失望，不甘心。它干脆把自己的“小手”伸过来，抓住旅行包，要自己动“手”了。正在我十分窘急之时，只听头上一声轻呵：“不得无礼！”真怪，听到这声吆喝，十余只猴子立即云散。我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一位和尚师傅。

来到寺中，我连忙向这位师傅道谢。这位师傅长得清癯挺拔，和蔼可亲。品着茶，我问：“师傅，猴子为什么那样害怕您呢？”和尚很斯文地说：“施主，想必你读过《西游记》吧？那孙悟空是唐僧的徒弟，猴子吗，都是悟空的子孙；唐僧吗，和我们一样，都念一本经，都奉一个佛。师命难违，猴子怎能不听我们的话呢？”和尚的幽默让我欢笑，让我敬佩。

事后，朋友告诉我说，峨眉山海拔有三千多米，遇仙寺则有二千多米，冬天大雪时，和尚慈悲为怀，发大善心，用食物养猴子；和尚们做佛事时，猴子若在树上吵闹，或跃上殿顶嬉戏，和尚则对猴子不客气地呵斥了。久而久之，人、猴之间情谊深厚，息息相通。于是，猴子也学会了察声观色。

茶后，我还是不敢前行，因为重庆少年，早已离我下山去了。我孤身一人，真有些畏首畏尾。时近中午，和尚留我在寺中用斋。我交了粮票，交了饭钱，于是，和寺中的五六个和尚坐在一起吃饭。和尚做的墨芋豆腐，实在好吃。听说，墨芋豆腐还是四川的名小吃呢。

正在吃饭时，忽然有人推门而入。他也是个和尚，长得膀大腰粗，一部虬髯（即络腮胡子），一双大眼，声音洪亮。肩上挑着一副担子，一头是行李，一头是经卷。交了粮票交了钱，和我们一起用斋。

吃饭时得知，那位虬髯和尚也要到金顶。我非常高兴，求他带我一同走，虬髯和尚很爽快地答应了。

饭后，稍事休憩，我和虬髯和尚便上路了。刚走出寺院不远，便有十几只老猴子蹲在路边岩石上，虬髯和尚大喝一声：“走开！”猴子们立即如鸟飞豕奔，不见踪影。虽说是爬山，虽说是挑着担子，但虬髯和尚健步如飞，我拼命追赶，还是撵不上。到了九岭岗，虬髯和尚放下担子等我，他对我说：“施主，对不起，我要从这条路走了，不能陪你到金顶了。”“谢谢！请问师傅法号？”“方外之人，有缘相遇，何必问什么法号？”说完，合十敬礼，挑担而去。

我站在九岭岗上，久久地目送着虬髯和尚，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绿树掩映的黄瓦红墙之中。

〔责任编辑 胡 马〕